

匈奴与中原

匈奴与中原

——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匈奴与中原

匈奴与中原

——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目录 CONTENTS

致 辞	6
前 言	16
第一部分 风 俗	
油画	26
匈奴文物	32
中原王朝文物	58
第二部分 碰 撞	
油画	94
匈奴文物	114
中原王朝文物	124
第三部分 融 合	
油画	142
反映融合的文物	158
结 语	186

匈奴与中原

匈奴与中原

——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展览主办：河南博物院

河南华夏尚古艺术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博物院

宁夏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编委会主任：张文军

编 委：塔 拉 李进增 俄 军 曹 珝

主 编：张文军

副 主 编：田 凯 党普润

审 核：李 琴

执行主编：徐 蕊

摄 影：牛爱红 孔 群 赵广田 赵 震 顾永存 董宏征

展览总策划：张文军

展览策划：田 凯

艺术统筹：党普润

展览协调：付 宁 陈永耘 贾建威 周 铁 王志浩

展览统筹：李 琴

内容设计：徐 蕊

形式设计：徐 雷 郭飞飞 邵 丹

文物协调：王 珝 张建民 尹春雷 杨国华 王效军 程丽君 赵 昆

展览参与：王景荃 陶 亮 徐锦顺

宣传教育：刘玉珍 林晓平 蕃 伟 刘 璐

多媒体制作：翟红志 单小明

序 言

2011年10月应曹策问先生之邀，使我们与这批以匈奴为主题的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相遇，从看到这些油画的第一眼起，我们即被它们所散发的强烈震撼力所打动。出于博物馆人的敏感，一个大胆的创意随即产生——举办一场历史题材油画与历史文物相结合的、反映中原与匈奴文明的展览。当我们与河南华夏尚古艺术创意产业有限公司交换意见后，双方不谋而合，决定于2012年推出“匈奴与中原”展览。

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展览即将于2012年4月与河南观众见面。该展览将28幅大型历史油画与130多件（组）来自河南、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的文物相结合展出，旨在表现战国至汉末那段匈奴与中原王朝在冲突中大融合大汇流的历史，使观众对匈奴与中原的历史文化有更直观的了解，加深对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及多元一体的文明的认知。同时，油画与文物相辅相成，文物作为历史文明的佐证，油画则将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历史进行形象阐释。

回眸我们的历史，从文明产生之初，博大的中华文明如浩瀚的大海，汇集万泉，容纳百川。不同的文明之间既有不约而同的共性，又有自然天成的个性，我们的文明正是在不同文明的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每种文明都为中华文明的丰富、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匈奴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发展，正是这一螺旋上升的循环中的一个过程。

中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曾与周边多种文明频繁交会，并以其雄厚的底蕴、“和合”的理念、强大的凝聚力、宽广的胸怀最终与其他文明汇流，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河

南博物院近几年计划筹办“文明向心力”系列展览。“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展览将作为我们这一系列展览的首场展出。

文物与油画结合展出的形式也是我们对陈展手段改进的首次探索。油画的丰富性、感染力与文物的真实性、实证性相结合，力图使展览更具观赏性与说服力，更易于被普通观众接受。我们希望通过“匈奴与中原”展览中那些生动具象的油画，真实可信的出土文物，使观众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对北方草原匈奴文明和中原文明在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贡献有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

在策划筹备展览过程中，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等文物系统的领导及四地博物馆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帮助。河南华夏尚古艺术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及其画家群对油画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多次修改，力图使油画摆脱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追求，给人更多的真实感与写实性。河南省文物局以及商丘博物馆、永城市博物馆对展览的成功举办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的是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郑州大学原校长曹策问先生亲自参与、组织协调了整个展览的筹备。在此，我们一并表达深深的谢意。

“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展览的举办，不仅是展览形式的探索，更是博物馆与社会之间联合办展览形式的尝试，这些都是博物馆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对展览的不足之处多提意见、建议，以促使我们更好地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

河南博物院院长 张文军

2012年3月

目录 CONTENTS

致 辞	6
前 言	16
第一部分 风 俗	
油画	26
匈奴文物	32
中原王朝文物	58
第二部分 碰 撞	
油画	94
匈奴文物	114
中原王朝文物	124
第三部分 融 合	
油画	142
反映融合的文物	158
结 语	186





致 辞

致 辞

2012——曾被赋予玄幻色彩又适逢诸多重大机缘的年岁，“匈奴与中原”展览，沐浴着融融春光开幕了。

中原乃华夏文明起源之地，历史上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承载着文明的传播、延展，以及博采汇聚而来的有益因素予以吸纳、提炼的神圣使命。数千年来，孕育于祖国大地的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不断融合、凝铸，塑造了卓尔不群的中华文明。内蒙古中东部史前遗址中的玉和龙与中原一脉同源，经世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最典型的传统文化符号和表征。可见，当文明的曙光初显之际，北方草原与中原的先民就已有了文化共通，他们自古和合相亲，始终保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一致的精神追求。

追溯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不应被过眼烟云的王朝更迭表象所遮掩。“匈奴与中原”展览，通过大型历史绘画作品和精选文物，展现了两千年前的一段文明进步历程。这次经历意义非凡，由此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翻开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新篇章。

作为精英艺术的油画，因其自有特质和永恒魅力较通俗的大众艺术而言，不仅更加严谨、系统，也更为精致、高雅。在近现代文明进程中，油画以一种颇具感染力和渗透力的“软力量”，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文主义画家摆脱宗教束缚，开始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直接描绘，通过一幅幅新颖画作，向外界传达发端于欧洲大陆的新思想、新气象；17世纪法国出现的历史画及拿破仑时期的战争画、宫廷画都适时地为英雄崇拜和建立近现代国家营造声势，摇旗呐喊；上世纪中叶，我国的《开国大典》、《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等作品，宣扬民族气概，展示中国气度，令翻身做主的新国民精神振奋、感慨万千。面临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文化艺术呼唤繁荣的新形势，写实油画在反映现实、讴歌时代精神的同时，也要在表现厚重历史、传扬中华文明方面下足工夫、做好文章。

“在传统的西方艺术观里，表现神话和历史题材的油画作品是备受重视的。无论是学院派还是沙龙展往往都要求提交表现这方面题材的作品。更为重要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恰好是后来的艺术家尤其是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乃至现代主义艺术家笔下屡见不鲜的再现对象。”（丁宁《西方油画：神话与历史的叙述空间》）我国的文学、戏剧、影视、曲艺等艺术形式，涉及古代题材一向宽泛，且精品迭出。但凡此类作品国人必喜爱、追捧，久已形成民间传统。然而，审视美术领域现状，除近现代题材外，其余却鲜有染指。撇开外部因素，历史画特有的严肃性、内容涵盖的厚重和复杂也每每使人心有余悸，望而却步。部分画家虽曾尝试，但有些注重艺术形式、轻视史实及器物考据；有的则名不副实，或寻求另类视觉表现或随性曲解、立意存疑。不容否认，历史画创作耗神费力，取得高成就颇为不易。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负责人跟著名油画家罗工柳说，希望能出五张在历史上站得住的画。罗答：五张没把握，出三张有可能；旅居海外的一位油画家创作的五幅史画巨制，每幅耗时竟达五至八年，艺术成就另当别论，所付的努力可谓

艰辛。因此，在艺术商业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之下，历史画也难免沦为了被冷落的对象。

严格意义上讲，历史画创作与国家意志关联紧密，离不开主观引导和理性梳理，从题材选择到艺术表现都要高规格、严要求。鲁迅有段话发人深省：“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想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我国的历史遗产浩瀚，信息庞杂，正史、野史、游民小说、通俗文艺加之现代版的杜撰戏说，使普通民众难辨良莠，难分真伪，以至于三五人讲同一史实竟能道出若干不同版本。庄重雅致的历史画，在担负文化艺术承接的同时，亦能将深入浅出的教化功能寓于审美情趣之中——既愉悦感官，又荡涤心灵，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普及历史教育，树立正确史观的恰贴方式。要达此目的，艺术家不仅要对所描绘的历史了解详尽，还要善于运用现代观念和当代思维、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立场上，对历史事件、历史民族、历史人物等进行正确解析，否则，艺术成就再高也成为不了好的历史画。

多民族国家国情和历史演进的复杂曲折，决定了我国的历史画创作不仅需要“返本”之才，更应具备“开新”之智。选题方面，我们既关注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又表达了基于现代立场的人文关怀和历史反思，并借助匈奴民俗、形象的刻画，力图澄清一些模糊概念或狭隘偏见，增进民族和谐与社会进步。作品归纳为“认知匈奴”、“时代英杰”、“碰撞融合”、“历史反思”四个单元。（因应本次展览需要，调整了原有排列组合。）

以企业运作方式集合油画家再现历史，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该批作品主要取材于西汉时期。数年来，北京、内蒙古及本地的著名专家、艺术大家和老师们，给予了谆谆指教和热情鼓励。参与创作者大多是中原油画界翘楚，有的已年近古稀，历史情怀浓厚。他们潜心探究、不为干扰利诱所动，倾情描绘了这批颇具震撼力的鸿篇巨制，为明确定位的“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呈献了一份厚礼。

河南博物院张文军院长高屋建瓴，提出历史绘画与文物相互映衬、立体展示的设想。如此，不仅充实和丰富了观赏内容，又能把深入浅出的教化功能寓于高雅的文物和艺术审美之中，使展览成为了普及文化艺术和历史知识的殿堂。相信必将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感受，新体验。

感谢展览论证的专家热诚帮助！感谢内蒙古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鼎力支持和共同参与！

“匈奴与中原”历史题材油画创意、策划总监
河南华夏尚古艺术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普润

2012年3月

致 辞

辽阔壮美的内蒙古大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劳动、生息的摇篮和沃土。享誉世界的草原文明，见证了历史的辉煌和民族的兴替，诉说着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多元一体。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项伟大发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在中原农耕民族步入文明社会门槛之时，生活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部族，面对生态环境向湿冷、干旱方向的不断恶化，一步步走向畜牧经济，最终完成了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分野，逐步成为游牧草原的马背民族。

公元前3世纪开始，代表着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明特色的匈奴民族在纵横数万里、上下几百年的时空范围里，繁衍生息，征服和统一了众多部族，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政权。可以说，在整个秦汉数百年的历史进程里，中原与匈奴的关系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东汉初年，曾经强盛一时的匈奴在汉王朝的打击下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称臣，北匈奴兵败西迁，进一步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和文明的进程。

自1896年在外贝加尔湖地区揭开匈奴考古的序幕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匈奴考古与研究历程，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以鄂尔多斯为中心区域的时代墓葬发掘中，我们逐步了解了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诸部族的历史文化面貌。阿鲁柴登出土的鹰形金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匈奴冠饰”。在大量的、以青铜器为主要特征的精美文物中，又以造型生动、特征鲜明、寓意深刻而著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具典型性。它们代表了纯朴、豪放、生机盎然的北国草原风，彰显着草原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

文化是在不断传承、交流与创新中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生命力的。匈奴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匈奴文明对周边各民族的文明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考古发现大量的、族属匈奴的珍贵文物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此，我要感谢河南博物院的张文军院长及其同仁，倡议了此次意义深远且颇具创意的中原与匈奴油画和文物联展，并为之奔波劳碌。感谢友邻博物馆的积极参与，感谢广大艺术工作者的辛勤劳作，这是展览得以尽快呈现给观众的保障。我们真诚希望通过这些饱含生动、奔放、个性鲜明的文物和艺术品，生动地再现两千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北方草原和中原王朝之间的一景一幕，领略文明碰撞出的绚丽火花，让广大观众在对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有一个全新了解和认识的同时，感悟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真谛。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 塔拉

2012年3月

致 辞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最早称雄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秦汉期间，其势力达到鼎盛并统治了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对秦王朝和刚刚建立的西汉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秦军对匈奴的打击持续了数年。受国力所限，新建立的汉王朝被迫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汉匈和亲，为汉王朝的稳固和发展赢得了时间，对匈奴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生活习俗进步、政治制度的建立等各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甘肃地区来说，西汉和匈奴的和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安全，巩固了西汉在甘肃地区的统治，促进了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在陇西、北地诸郡设置关市等政府行为促进了汉治甘肃地区和匈奴治河南、河西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汉武帝时期甘肃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区奠定了经济基础。

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剪除匈奴对汉王朝的觊觎与威胁就成了当务之急。汉军北拒西击，沉重地打击了匈奴的侵扰势力，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与西迁。“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唱出了匈奴无奈的心声。汉匈战争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战争中的人员调配、流动和物资的传输，特别是战后，因流散及逃亡等原因加入匈奴的汉军士与流民不但为匈奴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文化的传播及民族的融合也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汉王朝也在与匈奴的作战过程中，积极吸收匈奴的战略、战术，大力发展骑兵及与之配套的长柄兵器，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和奔袭能力。我馆这次参展的汉代铜车马及执矛铜骑士俑、执戟铜骑士俑就是汉军发展骑兵、变化武艺的真实写照。

为防止匈奴的入扰，汉王朝还加强了对甘肃边塞的修筑。除继续修缮秦长城外，又陆续向西修筑长城，并以长城为主干，修筑了包括城墙、障、亭燧、望楼、坞壁、坞候、邸阁和军用道路等一系列军事防御设施。1974年在甘肃居延发现的17枚《塞上烽火品约》简就记录了当时的烽火报警联防公约，对我们了解汉代的烽火制度有着重要意义。西汉王朝的边塞防御工程对抗击匈奴、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汉匈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互补与融合，中原王朝曾以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和文化的发达而更多、更大地影响了周边民族。当然，历史发展过程也表明，多方面吸收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汉文化持续发展和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最后，祝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甘肃省博物馆馆长 俄军
2012年3月

致 辞

匈奴是活跃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带的一支游牧民族，因其剽悍、善战、逐水草而居闻名于世。作为几千年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史的主要发动者之一，匈奴的兴衰变迁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的南下侵袭多次促进了中原朝代的变迁，也“促使”世界文明奇迹——长城的出现；而它的西迁，则导致了西方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覆灭，将西方世界推入了几百年黑暗的中世纪。

关于匈奴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时期，但匈奴有着更久远的历史。《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夏王朝在古史传说中属于黄帝的后人，匈奴应是华夏儿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时，匈奴族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初步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到公元前3世纪时，他们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引领匈奴的军事力量步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娴熟的弓马技艺配以先进的冷兵器，使他们很快成为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部队。

匈奴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贺兰山以东，狼山、大青山以南黄河沿岸一带），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无论对于畜牧还是狩猎，都十分有利。宁夏位居黄河中上游，北恃贺兰山，南依六盘山，黄河、泾河与清水河穿境而过，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北的战略要地，素有“关中屏障、河陇咽喉”之称。其地理位置处在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区。匈奴崛起后，很快成为临近的燕国、赵国、秦国的心腹大患。三国先后在边界修筑长城，以阻止匈奴铁骑南下。根据战国秦长城遗存在宁夏地区的走向来看，当时宁夏固原以北大部分地区都被匈奴族所据。秦统一中国后，为解除匈奴的威胁，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伐匈奴，一举收复“河南地”（今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包括宁夏平原），得肥沃之地约350平方公里，号称“新秦中”。在今宁夏平罗县东南设置军事要塞——浑怀障，为浑怀督尉治所；在今宁夏吴忠市西南至青铜峡市峡口一带，设置军事要塞——神泉障。在关障处驻军防守，修缮原战国秦长城，宁夏地区形成了秦朝北拒匈奴的巍巍屏障。

秦朝把匈奴逐出河套地区之后，匈奴人在很长时间无力南下，直到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相争之时，冒顿单于的出现才使匈奴又逐渐强大起来，重新占据河套地区。

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率军北击，连挫匈奴。匈奴也由于战争、内讧等多种原因开始分化，被俘、归降的匈奴人不断增加。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归附的匈奴民族，西汉朝廷在五个边境郡地设立属国，朝廷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宁夏境内的安定郡（今宁夏固原）三水（今宁夏同心）属国，是安置的主要地区之一。到了西汉末年，内迁的匈奴人已接近20万，在宁夏的匈奴人不下4万。这些内迁的匈奴人可以在属国内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可从事牧业活动，但要接受汉朝政府在属国设置的官员的监督。

汉武帝十分重视宁夏地区的战略地位。为了巩固边防向匈奴显示大汉王朝的强盛，自公元前112年至公元前88年中的25年内，他曾六次驱马击剑出萧关，巡视边塞，大都驻跸高

平（今宁夏固原）。公元前107年，汉武帝下令修通了长安回中宫北出萧关至安定郡的交通大道——回中道。回中道的开通，是固原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固原得以大规模开发的契机，对此后固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西汉时期的固原业已成为中西文化经济和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城镇。

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宁夏的隆德、固原、彭阳、盐池、中宁、灵武、同心、中卫等市、县，分布有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址30余处。它们以出土青铜兵器、生产工具、车马饰件和动物纹装饰品等文化遗物为核心，基本属实用器，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出土遗物迥然不同，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青铜文化。三水县安置匈奴一事，史书记载的很简单，但从宁夏境内发掘的大量匈奴墓葬看，匈奴人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应是没有疑义的。他们是宁夏青铜文化的承袭者，与农耕民族不断碰撞交融，成为了宁夏早期历史文化的开发者和缔造者之一。

西迁的北匈奴以阿提拉公元453年的死而宣告终结，留在东方中国的南匈奴则以公元425年赫连勃勃的死宣告结束。至此，人类历史上一个强悍的、震动了东西方世界根基的马背民族，在叱咤风云了700余年以后，最终悄然从马背上跌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五千年华夏史上最野性、最强悍的民族，在草原上恣意驰骋，在战场上快意恩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人类历史文明进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却从未给自己留下任何相关的只言片语——因为，这个民族没有文字。

而今，由河南博物院、河南华夏尚古艺术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联合举办的“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展览，将28幅大型历史油画与100余件文物相结合展出，更为直观、生动地为人们再现这一历史时期匈奴与中原文化的不同风貌，揭示出中华历史文明多元一体的特性。这种形式打破了文物陈列的传统展示手段，提升和拓宽了展品内涵，建立了由文物、复制文物、创作画、照片、雕塑、场景、新媒体等组成的广义展品体系，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创新意义。

最后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宁夏博物馆馆长 李进增
2012年3月

致 辞

值此贵院承办的“匈奴与中原”展览开幕之际，我谨代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展览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匈奴作为我国古代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在其300年的发展历程中，与中原各代王朝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秦与两汉时期，战争与和亲等方式把两个地域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和以中原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契机。诸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匈奴与中原地区在经济往来、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为多元统一的华夏文明铸就了华彩篇章。

本次展览的参展展品以反映匈奴与中原地区关系为题材的油画作品为基础，大量涉及了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与河南等地与之相关的精美文物。这些油画作品通过大胆的设想、浓烈的色彩、独特的手法，无不彰显出艺术家特有的艺术感悟与审美追求，为我们研究、探索匈奴与中原的发展史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诸多的参展文物以其所蕴含的厚重的历史信息为我们追溯探源、真实再现匈奴与中原地区在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整个展览可谓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依托丰富的精品文物，运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合理的灯光布局，充分展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求同存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真相。

文化交流是加强各民族交往的重要桥梁，是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有利于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近年来，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许多博物馆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联合举办高品位的文物与艺术品展览，通过众多展览充分展示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内涵，大力加强了多元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传播历史知识、陶冶人们的情操、促进先进文化建设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贵院举办的本次展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河南博物院作为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在繁荣博物馆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贵院在陈列展览、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果斐然、业绩辉煌，令世人瞩目！令学林叹止！

祝贵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弘扬优势，再铸伟业！同时也祝贵我两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加强交流、携手共进，友谊长存！

最后，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 曹 玮

2012年3月